

魯齋集
附錄補遺
一一



魯 齋 集

附 錄 補 遺

(二)

王 柏 撰

魯齋集卷之五

跋道統錄

立天道者。陰陽也。立地道者。剛柔也。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此非天地之道統乎。聖人以仁義設教。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道。所以繼絕學而開太平。此則聖人之道統也。道統之名。不見于古。而起於近世。故朱子之序中庸。拳拳乎道統之不傳。所以憂患天下後世也深矣。昔陳君平甫請于張宣公。本六經語孟遺意。將十四聖人槩爲作傳。而國朝濂溪河南橫渠諸先生附焉。洙泗門人。至兩漢而下。及程門諸賢。凡有見於道。有功於聖門者。各隨所得表出。著成一書。宣公遜謝不克堪。曰。若哀類聖賢之言行。聚而觀之。斯可矣。雖有是言。而未有是書也。後幾百年。天台玉峯車君始成是書。理其緒而分之。比其類而合之。曰。大原者。統之體也。曰。明訓者。統之用也。曰。分紀者。統之序也。有經焉。有傳焉。有史焉。可謂善繼朱張二先生之志。而述其事者也。嗚嘻。偉哉書乎。所以閑先聖之道。而大一統也矣。使近理而亂真者。不敢與於斯云。

跋麗澤遺文錄後

遜齋昔嘗羨里之藏書。母夫人欣然出簪珥。爲致書費。曰。吾家非窮空。特欲汝曹異時見此。不忘吾此意。東萊先生常誌此語於墓。今觀麗澤手書。遺文密札。細字粲然。於緣督書卷者幾百年矣。豈非先生嘉其

母子之志以成人之美者乎。子子孫孫猶不可忘此意也。拜手敬觀書其後以歸之。

跋季兄大學編

大學之編明白整潔。悉落窠臼。非用工深者未易到。予交季君之日淺。觀其辭氣。宜未稱此編者。何其善於韜晦也。爲之驚異。且自媿知人之難。性翁問曾見小學否。實言外之教云。

跋張魏公憂居帖

予每觀魏國張忠獻公之行狀。見其一再奏疏於謫居二十年之後。寢苦枕塊之時。忠孝之誠。真足以立天地之心。壯綱常之本。未嘗不爲之泣下。高宗皇帝初不以爲忤。而逆檜之餘孽未殄。羣吠喧豕。而公復貶矣。又未嘗不爲之憤恨。今觀公憂居三帖。正此時之筆也。讀其幸教使不悖孝道之情。又足以想其篤厚淳至之素心。此又忠孝之本也。未知此帖所與者何人。而能問公之安否於憂危可畏之時。信賢矣哉。考其歲月。則紹興乙亥之夏。至今寶祐甲寅。正及百年。吁。綿竹之塋域何在。今方兵連禍結。其存亡未可知。而公之後復冥漠而不振。讀公之帖者。必有感於今昔者矣。嗚呼。悲夫。

寶晉小楷跋

寶祐丙辰元夕後五日。邵君出示米南宮小字詩稿一冊。再三囑予爲之序。予不善書。何足以知此。寶晉之字。幾滿天下。而小楷不多見。濃墨大書以逞其逸邁奇倔之勢。是其長也。人亦以是愛之。至於蠅頭細

字而閒暇平安篇什雖多而始終如一何此老之不憚煩也非故態時露一斑幾不能辨靜軒先生所指其精神風格亦正在故態中若夫收藏跌宕之氣運功於毫芒如觀魚紫硯間而甲冑森然如走馬蟻封內而動中規矩此寶晉之異事而予之所獨愛也邵君又言其所自來得於米氏之子孫此固其家藏之物無疑子孫不能保而他人是保此不足深怪政不必子孫保而得他人常保之乃所以爲可貴也邵君力學自好其所保者何止此哉予將次第而請觀焉

題九老圖跋

唐有洛陽九老圖傳于世久矣我朝洛之諸公繼者凡三其二圖形於普明僧舍蓋樂天之故第也元豐中又集于韓富公之第凡十有一人問形于妙覺僧舍時人謂之洛陽耆英圖此則普明之本亦九人對奕者文潞公司馬溫公觀者富鄭公舞者趙公正南諱丙回視持書人則王公君貺諱拱辰也餘則忘其姓名矣此乃花溪胡氏表所摹當時已悞書棋局爲戲笑今四十餘年憂患熏心笑不上於眉端欲如往時不可得而此書亦復流落廢棄於道左見之惻然收而表襯之書其本末于後時展玩以自警後之觀者亦有感於予言者乎

題賈菊徑龍眠馬圖

龍眠之馬皆少年之筆也初龍眠好畫馬圖馬所在至忘食縱觀神遊於羣馬變態之中有一僧語之曰

觀君胸中無非馬者。得無與之俱化乎。龍眠大懼。始絕筆。故曰。龍眠之馬。皆少年之筆也。人寶龍眠之馬。正犯其所甚懼者矣。昔有名僧。獨愛養鷹與馬。人問之。曰。獨愛其峯神峻聳耳。雖所愛異於人。是亦著物也。菊逕世事佛。敢以二事告之。

跋蘇滄浪二詩真蹟

老米評公之字。以五陵年少方之。亦太貶矣。觀其神韻意度。終非南渡後人所及。三復二詩。尙想幅巾小舟。灑然滄浪之上。其人遠矣。墨猶新也。悲夫。

題碧霞山人王公文集後

文以氣爲主。古有是言也。文以理爲主。近世儒者嘗言之。李漢曰。文者。貫道之器。以一句蔽三百年唐文之宗。而體用倒置不知也。必如周子曰。文者。所以載道也。而后精確不可易。夫道者。形而上者也。氣者。形而下者也。形而上者不可見。必有形而下者爲之體焉。故氣亦道也。如是之文。始有正氣。氣雖正也。體各不同。體雖多端。而不害其爲正氣。足矣。蓋氣不正。不足以傳遠。學者要當以知道爲先。養氣爲助。道苟明矣。而氣不充。不過失之弱耳。道苟不明。氣雖壯亦邪氣而已。虛氣而已。否則客氣而已。不可謂載道之文也。吁。若蟠浦先生王公之文。亦可謂得其正氣者乎。予學也晚。未及識公。而予之族姪僖少嘗師之。爲予言公之學頗詳。公嘗客諸侯於邊郡。數經搶攘之變。而能相與備禦。計畫精密。拊定反側。勇往直前。真當

世有用之才。卒不與時偶。歸而講道粉社。莫不嚮慕。固已起敬日久。一日得公碧霞之集。窮日夜而讀之。其詩清麗閒雅。其文典覈有法度。於縉藉中得其精實之味。尤恨其不得識公。而相與從事於斯也。又恨其銓次未約。猶以半年之作。雜於其中。貴多不貴精。後世文集之通患。若攷其後先。因得其進學之序。亦在乎人善觀之而已。某不揆荒淺。有感公之文。而著其正氣之說于后云。

跋唐侍御家問

侍御唐公清德勁操。吾鄉之典刑。自幼知所敬仰。今始獲拜觀公之家書。於敦厚謙和之中。有剛毅不撓之意。言行相顧。表裏如一。藹然見於家庭父子間之真情。誠之不可掩如此。夫當孝皇嗣服之初。厲精求治。從諫如流。公於是時以敢言受上知。被親擢。諫行言聽。宜也。公已逆憂其甚難何哉。今百年矣。其難易視昔。又果何如也。有能如公忘私徇國。先辦一去。亦何難之足云。於乎。九京莫作。感今懷古。使人掩卷太息。實之能繼世科。又能刻苦自勵。是豈特顯揚其先烈而已。其有關於世道者甚大也。不知僭而題于后。

跋武昌解氏善居圖

天地間所可大恨者。氣運之不齊也。天理固未嘗須臾亡。天理之亡。此氣昏之也。自陽明一染於陰濁。氤氳輻輳。而陽明不得以自全矣。於陰濁之中。而陽明湛然不雜者。實不易遇。故清淳精一之會。鍾而爲大聖大賢。或千百年而一得。是天地之間氣也。以大舜之聖。而頑嚚象均不能同德於一家。而管蔡之愚。不

率德於周魯封胡之間。於聖賢之外。求其世世一德相傳之久。固無是事也。無是事。則不敢輕責天下之人。故先王之教。厚人倫。美風俗者。所以不可一日廢也。武昌解氏。去聖賢固遠矣。而能獨得夫淳厚之氣。所鍾者衆。所傳者遠。隱然仁義之遺風。豈人力所致哉。是亦間氣也歟。若謂其不識字。故能全其天。此有激之云。以愧世間識字者可也。不然。先王之教。詩書之澤。豈敗人倫。壞風俗之物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此夫子之所大惡也。草巢趙君之圖此也。知先王之教。不可一日廢。所以示化民成俗之方。借解氏事以興起感發人之良心。善性。其旨深矣。若欲以此表章解氏。政非其所願也。使其知表章之爲榮。則解氏淳厚之氣漓矣。因有感而書于后。

跋趙宰先天圖

嘗讀康節之詩曰。皇王帝伯經褒貶。雪月風花未品題。蓋直欲以是爲勳業。爲事權。比方聖經。爲古人之缺典。先王之詩。未易觀也。朱子曰。康節之學。其骨髓在皇極經世。其花草便是詩。草巢之爲編。已於花草上見造化。更能敲出經世骨髓。使天下之民。皆擊壤而歌之。豈不幸歟。

跋邵絜矩詩

自詩之六義不明。而後世始傷於太巧。詩益巧而正氣益漓。不復有寬厚溫柔之教矣。近世論作詩者。須有夙根。有記魄。有吟骨。有遠心。然後陶咏諷誦。卽聲成文。脫然穎悟。吁。美則美矣。是非所以言古人之詩。

也。三百五篇之作。雖有出於閭巷小夫。幽閨女子之口。而亦自有以得吟咏情性之正者。豈必刻苦用心於琢句鍊字之工哉。景定辛酉之秋。始獲拜觀絜矩邵公之詩卷。其參朱子之考亭也。題五夫墾田詩云。足見山深俗轉淳。可容鉏處盡耕耘。膏腴萬里長淮闊。何日耕桑得似閩。新篁有句云。芽節扶疎生意足。要從此處見天然。詞平則真力見。音澹則古意完。是猶不失詩之正氣。於此可以觀世變矣。橫渠曰。置心平易始知詩。此難與今之詩人言也。率爾題于後而歸之。

古易跋

詩書厄于秦火。而易幸存。猶不免殺雜於諸儒之手。分經合傳。干亂舊章。使後世不得見三聖人之全書者。蓋千有餘年於此矣。東萊子呂子慨然復古。定晁氏刊補離合之未安。而十二篇之易。粲然復完於垂沒之年。紫陽子朱子深所嘉嘆。於是本義規橈。一循其序。四經流布。復爲之首。顧娶爲子呂子講道之邦。反缺是書。某竊病焉。往歲因分麗澤之席。亟命工鋟梓。旣成。辱北山先生何子恭父爲序于後。易道之淵源。經傳之因革。殆無餘蘊。念是書攷覈之精。辨析之詳。疏其羨文。缺字之相承。訂其分章絕句之或異。精神粹密。盡在音訓。不敢以旣退而累後人。越明年。遂用紫陽書堂本足成之。敬識其歲月云。

跋昌黎文粹

右韓文三十有四篇。得於考亭門人。謂朱子所選。以惠後學。觀其體致氣韻。議論規橈。可謂出乎其類。拔

乎其萃者也。程夫子謂韓子之學華。朱子謂其做閒雜文字多。故曰華。然亦有些本領。大節目處不錯。有七八分見識。氣象正大。又曰韓文不用科段。直便說起。去至終篇。卻自純粹成體。無破綻。又曰韓文雖千變萬化。卻無心變。只是不曾踐履玩味。不見到精微細密。此學者不可不知。若以之資筆端發越義理。可也。摹倣其所爲。則非朱子教人之意云。

跋歐曾文粹

右歐陽文忠公南豐曾舍人文粹。合上下兩集六卷。凡四十有二篇。得於考亭門人。謂朱子之所選。觀其擇之之精。信非佗人目力所能到。抑又嘗聞朱子取文字之法。文勝而義理乖僻者。不取。贊邪害正者。文辭雖工。不取。釋老文字。須如歐陽公登真觀記。曾南豐仙都觀記。萊園記之屬。乃可入。此可以知其取舍之意矣。又曰歐陽公文文字。敷腴溫潤。曾南豐文字。又更峻潔。又曰南豐文字說通透。如人會相論底。一齊指摘說盡了。歐公不盡說。含蓄無盡意。又好。曾所以不及歐。是紆徐曲折處。又曰文字好處。只是平易說道理。初不曾使差異底字。換尋常字。自蘇東坡文出。便傷於巧。議論有不正處。只就小處起議論。此皆朱子論文之法。學者不可不知。因併識之云。

書仰觀圖後

昔在帝堯。命羲和歷象日月星辰。以昏見之星。定四時之中。其義審矣。聖人創法之初。亦立凡例。欲後人

推而通之。蓋舉其中氣。則孟季可以類見。此南面之占法也。於是帝舜又北面而占之。以昏見斗杓所指。以齊七政。只一句而四時十有二月。月有三旬。其占俱備。其法益精。此所以天象之圖。南北各異。不可合而爲一也。後人又分二十八宿。定爲四方。按以四時。往往穿鑿而不得其說。蓋地之體方。故可以東南西北而定。天之體圓。動靜無端。運行無始。何以截然命之曰。此爲東方之星。此爲西方之星乎。月令占以昏旦。比堯時可謂又審。姑以仲春言之。日月會于奎。此降婁之次也。昏弧中旦。建星中弧。則輿鬼是爲鶉首之次。建在斗上。是爲星紀之次。以何爲東方星乎。古人未有以夜半占者。苟能常於子初考定。則春九十日之星。次第而見。是爲東方之星也。他時亦然。間嘗推之。古今歷法。莫難於度數之一。黃道之分。二事定則推步不差矣。予嘗有歷議。歲差議。象氣議。凡三篇。當綴於此圖之後。丁巳夏。蘭江金吉父與希夷姪孫夜觀天文。辨星象。求其圖之善。未有如此本之精者。因手摹之。併題其說于後云。

跋東邨得朱子帖

考亭設教。多士景從。登門而問者。類錄其語。修書而問者。則條其目。然記錄易差。手畢無失也。吾鄉如月林潘公之子端叔。恭叔。半山潘公之子文叔。皆在弟子列。尺牘條答。見于文集者。文叔公獨少。止書三答而已。此卷所有者。皆在焉。最後一書。則此卷無也。僕每讀到悠悠度日。永不到真實地頭。光陰可惜。既以自嘆。又不能不以人物世道爲憂也。未嘗不潸然流汗。子孫不能保愛。流落於人間固多矣。苟能於言下

省悟亦不異於及門也。觀者其毋忽。

跋曹昌谷敘荆門遺事

開禧初，姦臣柄國，啓釁開邊。一時附和者，枋然無遠略，無一事不欺誕也。何止荆門城築之事而已。不有諸賢峙柱激湍，以去就爭國勢其危哉。昌谷曹公亦有感於漢陽之辨，故書之爲甚力。此實有關乎邊備之大計，豈一家之私寶乎。後四十有七年，監丞都運葉公之英嗣由庚，示其友人王某，謹拜手識于卷後。實之蓋公之字云。

跋字韻

鍾鼎、甌釜、槃彝、尊爵之款識，罕傳于後世，而籀篆寂寥，六義荒墜，斯變小篆，邈變隸書。二人雖同時，而斯猶有所宗也。邈則無復絲毫籀法矣。隸轉而楷，楷轉而行，行轉而草，行已不莊，草尤放蕩，世變所趨，淳厚斷喪，可勝言哉。楷書首以元常稱，惟江左諸賢頗得之。至隋唐其法漸壞，歐、虞、褚、薛、顏、柳諸公皆不能逮也。今之學者不能推其原以復乎古，乃欲眩其詭以揚其波，蓋部分偏旁俱壞於能書者之手，取妍好異，惑亦甚矣。後有作者必將以六義正之，偶見屏巖上人集字韻而有感，遂識于後。

書先君遺獨善汪公帖後

先君少有大志，中年慨然以單騎遊荆楚，入武當，幙雖國家和好方堅，無以經營謀略，亦徧歷邊徼，弔春

秋戰國之遺跡。訪靖康建炎之逸事。如地理之近遠。形勢之險隘。虜情之隱微。邊防之疎密。如指諸掌。見於簡冊。形于書問者多矣。某幼罹荼毒。不能搜訪。僅得此一帖。大略可見。今正恨襄樊失守。人物眇然。蓋於安平無事時。士大夫念慮不及此。一旦事變之來。莫不束手無策。作此帖時。實慶元己未。距今七十有五年矣。感今昔之盛衰。爲之永慨。深慮散逸。略加整固。附于先訓之後云。

跋史君梁公帖

公諱安世。括蒼人。公之大父。家頗富。教子讀書甚銳。一日。有劍客過門。忽令諸子棄所業而學焉。莫不怪駭。久之。睦寇大作。諸郡殘破。獨梁氏率鄉人共保。一出與之戰。屢捷。卒全一鄉。賊既平。復命諸子讀書。公遂登第。仕至郎官。南澗韓公銘其大父之墓云。先君句稽青田。登公之門。亦以先契。故以行第稱先君。系之以賢契友。則其齒德俱尊矣。餘此五帖。亦見其相與之真情。近因朋舊以問其家世。似亦不振云。

跋麗澤諸友帖

昔東萊先生呂成公。講道于金華。四方學子。雲合而影從。雖儒宗文匠。落落相望。亦莫不折官位。抑輩行。願就弟子列。況止齋□□年實過之。固心悅而誠服。非貌敬而面從。得時止齋與大愚之帖。謂哭□中先生。其言不可誣也。白石不及登成公之門。而師止齋。止齋旣爲成公門人。則白石行輩又降一等。其後作文。但欲尊其師而與成公竝稱。幾於無忌憚。由是橘坡王公力辨之。所以正人倫之分。厲風俗之偷也。古

人於行輩最嚴。於師弟子爲尤重。蓋人生三事。師與君父。一讀昌黎之師說。則知所師者道也。而不計年之前後。此於長幼之序。竝行而不相悖者乎。近世無求道之實心。而好人之諛已也。先生之稱。交口相悅。心實不然。不以爲非。亦不以爲恥。於是先生二字。輕於一羽矣。可勝嘆哉。水心之帖。致問同門諸友。於叔度獨稱曰丈。以其年德之最尊。餘皆兄之。如曰德章公。謹仲益。憲甫。溫仲日。強敬仲。伯廣。叔昌。仲謀。凡十人。情義繾綣。且恨不得長相從也。師門之敬亦篤矣。

跋陳鄭答問目

亡友汪君元思。諱開之。條問二公之目。有二公親筆答于其後。元思蚤亡。遺書存者百無一二。其父死。始得此二卷於塵網中。予平生視元思也。深有愧焉。元思未離小學。卽罹家難。蹤跡茫昧。不可尋。意其必至流落矣。丁亥之冬。忽得其詩二首。驚喜過望。然後知其寓止。予往訪之於循理廣教寺之門側。大布之衣。襲之以紙。栖栖一室。文集數種在几。議論確然有守。一掃世俗輕浮纏繞之習。自是招其入城府。尋再世之契。予賴其切磋之益甚多。同志翕然願與之交。君又能敘先世師友之舊。徧求當時名公而參請焉。如船山楊公。克齋陳公。毅齋徐公。直齋錢公。皆嘗叩問。或登其門。或拜其書。劬劬不倦。後遂得壻于攜堂劉公之門。晚又遇三山鄭公存齋。諱師孟。字齊卿。專叩通釋之疑甚詳。旣而鄭公終于郡齋。久之。元思亦不起疾。朋友歛之而欲遂葬焉。其父堅不從。越十餘年。其父死。朋友然後得與同窆其父子。叩其諸公遺書。

俱無有也。朋友悼之甚哀。予獨思之久而不釋。予遂追述其懿行狀而求銘于北山何子恭父。以附不朽於北山何先生之集云。

跋劉楊二先生帖

搗堂提孟子將以二字大有餘味。昔猶未悟。今始知之。二先生雖皆登考亭之門而未相識也。搗堂爲予作魯齋銘。船山見之。旣稱贊弘毅之說。而病孟軻秋殺之一語。謂搗堂之婿汪君元思曰。不若改作孟兼秋殺。搗堂亦嘆服其言。而未及親改。朋友切磋。一字不放過。義當如是。其餘帖亦皆鞭辟予者甚至。且循循善誘。不激不隨。尤拳拳以看語錄爲囑。意極忱篤。每觀衆帖。如日侍杖屨於滄浪之上。歲月逾駛。今四十年矣。予亦垂垂暮景。學且不進。有負深期。不勝愧嘆。皆前卷所遺。今共爲一軸。以識吾過。

跋蜀帖

嘉定初。鶴山魏公首請周程之謚。其發天理正人心。所關係蓋甚不淺。其後鶴林吳公亦嘗曰。河洛輟響。斯道荆榛。朱先發孤咏於朝陽。洞析微義。以告後學。必羣居相與講明。而求爲至當之歸。二公皆西州之士。而學得其正如此。予每愛其文而不得識其人也。後乃得識平舟。雲山亦西蜀之珍。而學皆有源委。昔平舟守吾鄉矣。每一門必揭二句曰。十二時不忘恭敬。三萬息皆要和平。自修工夫可知也。首屈千乘。訪予於陋巷。旣而以厚禮聘予於麗澤。後以寓公議論不合而止。臨行。予請其一講而去。公巽謝。且恃天時。

人事之相符。後招予於上蔡。拳拳留其歸。趣其來。始終如一。今亡矣。雲山之父南疇公。嘗師晏先生亞夫。諱淵。有文集。雲山後卒業。饒雙峯諱魯之門。其宰臨海也。惠政藹然。卽以同門見稱。意甚勤篤。既有位于朝。出守于台。朝廷委以救荒之政。盡瘁而終。上以其廉貧。賑恤之典甚厚。暇日聯二公之帖。以慰高山之仰。烏乎。參井之墟。淪於腥羶。蜀士之落南者。尤恨未盡識也。

右平舟二子。西賓趙曲溪。嘗遣至書堂。其姪源爲臨海尉。嘗見訪其族。見山名文仲。尤相予厚。遣子就學齋。張達善髻。亦蜀人。

跋趙星潛帖

韓昌黎曰。白頭如新。傾蓋如舊。顧意氣之何如。曷時日之足究。予嘗爲之言曰。此無他。特一知與不知耳。昔吳公子至鄭。見子產如舊識。卽有縞帶紵衣之交贈。何也。蓋季札知鄭有子產。子產知吳有季札久矣。是以深相孚於未見之前。意交歡於既見之後。堂下一言。亦先知鄭之有蔑也。坐間少異。亦先知溫之有嘉也。昌黎又曰。士之修身立節。而竟不遇知己。前古以來。不可勝數。或接膝而不相知。或異世而相慕。以其遭逢之難。故士爲知己者死。吁。此正昌黎之病根也。士之修身立節。爲士者之所當然。知不知在人。何足以嘆遭逢之難哉。聖人曰。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又曰。不見是而無悶。斯豈非學者之大戒。予踽踽陋巷。朋友彫落。言之而莫予聽也。倡之而莫予和也。不敢與世混混相濁。若可愠也。然有尙友古人之

一路豈不在我。壬戌之秋，忽有軍將打門，傳示天台史君之書，恍不知其何爲。觀其姓名，乃果昔聞於朋友，而欲見而不可得者。蓋招予至上蔡書院之講席，予欣然從之。吾道之將行將廢，予不敢知也。以素慕之人，有相親之機，亦人情之所共樂。然其相與之厚，相敬之真，亦其理之必然。何者？以知之非一旦傾蓋之比，故應然耳。苟無因以會面，亦不害其爲知也。觀其遺帖，可以見其真情矣。壬申之春，忽聞其訃，予涕泣東望，拜發其誄詞，歸而搜諸遺篋，得其帖爲一卷，時展玩焉，未見其爲死生之間也。

王石潭帖跋

君諱賁，天台人，介特有守，隱居於頑惡之鄉，習俗化焉，不敢爲非。王實翁之創上蔡書堂也，欲求領袖，無策以勉其出，乃置一社倉於其鄉，令鄉人自求一賢士主之。一鄉之人咸造其家致請，君遂欣然出見實翁，受條約，實翁言其情，懇其將書幣請平舟爲山主，星渚爲堂長，二公皆領略。既復命，卽歸于故棲，不再出矣。後星渚竟代實翁爲郡，乃聘予而至。久之，始具古服，執弟子禮來謁，予敬其氣貌，儼如三代之人物也。自是情相浹洽，吐露心腹無隱。及予將告退也，欲得君綱領一堂，乃具書幣對使者拜發，乃勉強至堂。三兩月而已，及其死，無以斂門人爭經理其喪。至于葬道有兩岐，一大而遠，一狹而近，門人請于其婦，婦曰：「先夫平日不曾由逕，不可違其志。」聞者歎息曰：「有是婦哉！」君之德益彰矣。因拾其遺帖并及之，以爲有志者法。